資暇集

蘇氏演義

中華古今注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資暇集

李匡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唐宋叢書學海類編墨海金壺續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顧氏最先且爲覆宋本故據以排印間有譌誤則據墨海本校勘並附墨海本所載四庫提要一則於後又此書著者爲李匡乂顧氏覆宋本作李濟翁撰避宋諱也

# 資暇集提要

資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乂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乂諸書傳寫自誤耳匡乂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卽匡乂書中但自稱守南潭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乂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譌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埜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尚闕筆則猶刻分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自序乃隱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嘗駁其僝直一條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陘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陘井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

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譌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陷熊白一條。忽雜嘲謔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晝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盡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鄧侯音鄧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撫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鄧。屬南陽者音贊。匡乂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鄧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 資暇集卷上

隴西　李濟心編

【車馬有行色】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今云此也。遠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奚不根其文意。而輒以臆斷。其謬歟。一本。駁其誕歟。

【不拜單于】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按崔駰寫昇在甲等。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衛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解字。

【行李】李字除菓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𡰥。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祿里】漢四皓。其一號甪里。甪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甪。音鹿。祿或作甪。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鹿

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䚡。爾雅。䚡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膞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䚡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鬠瓜實于祿中。鄭司農注云。祿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腭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宜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旱潦】曲子名。并辭。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閣羅鳳爲閣羅鳳。著辭則河內王爲何柔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殫論。

【生子紿】俗生男必紿云女。女紿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王苟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櫰。音環。實語訛强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胤哉。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櫰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瑰亦音回。不音壞。其瑰字音壞者。是瓊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今園廷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堘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藥闌三字。

【月令】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梁武帝讀爲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晝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乎聲。即爲其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毋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亡字、毋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旡上无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

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與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最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為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騰胎鰕。因注詩曰。魚鱉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為魚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為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為翩翩。

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唯矛楯而已哉。

【杜度】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陘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猶劇通名徹。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爲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眞。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鵲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斯甚疎闊。如此則盍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既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卽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褒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

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今見他人稍惑橈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爲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爲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弃蜀入魏。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妓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爲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漪漪】詩衛淇澳篇云。綠竹漪漪。按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或云。卽鹿蔍草。又云。萹竹、似小藜。赤莖節。韓詩作藫。音篤。亦云藫萹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漪漪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漪漪。倏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弃也。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祕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蠲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萬幾字出於尚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爲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桓溫患其稽遲而問。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眞得書義。近者改爲樞機之機。豈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纓】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敘請纓事讀者誤合爲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鄧侯】漢相蕭何封爲鄧侯舉代呼爲鄼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鄼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爲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嵯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學家自文穎孫檢裴龍駒及小顏之徒皆作贊音即不得云今多呼爲嵯矣所以更舉之者貴好學知司馬公之失矣

【柏臺烏】御史臺有柏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敘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興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柏臺博栽

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詆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歧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徧謝】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愼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 資暇集卷中

【甘羅】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戰國策云：爲呂不韋庶子，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武職。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竪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揚州者，以其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合醬】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月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紿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菽麴得法否耳。

【座前】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貼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揪坐前無義

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至如閤下字。案禮云。凡諸侯朝覲會遇。儐介將命。文書不相揖斥。是以天子則曰陛下。太子曰殿下。公卿已下曰閤下。或云執事。足下。侍者。應劭云。此蓋進漸之辭也。今無貴賤。通書皆云閤下。其執事足下。不施用矣。侍者二字。移於道者。僧徒。山人。處士之儔。噫。豈獨斯一二字乎。相借與行路之人。諂其富貴。至有下慈孝之字。斯不當謙。柰體何。

【起居】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啓亦然也。

【不僅】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旬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交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盞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朝祥】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夕。是以傷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

與親賓相見。徧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除廢。以爲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今在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旦月半。以朔望爲詞。不見親賓。遇節復如是。出何與歟。至有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以爲辭。未敢聞命。朞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禮外。罕安縞素。而又公除之後。官人貢此殷壑。樸多似爲中。惜哉。

【辰日】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爲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間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該。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懣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四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襴衫。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使麻衣絲屨而去。尤爲不可。或曰。今有服在衰。或有巾縞行上墓參辭禮。余謹不敢。且又新婦參辭。具花釵襦袖。夫兒郎既衫鞋。即須新婦素色淡粧。大乖宜也。

【忌日】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使經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閤。飯不葷之蔬。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容晝得議事。暮當賓朕弔。不必黃昏。客遠者囘也。其晝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撥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飡。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耶。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常膺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武豹字。曾有得處。偶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自聆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嵓穴。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從】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巾筒笏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謙之去就也。意者偪遂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筒笏前引以爲尊。殿乘訖而無序。何耶。

【拜禮】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稽首、頓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威靈而

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卑謙太過。及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書狀弔慶辭謁。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乖古風。

【卜則嫗】非卜筮者。必話桑道茂之行。有嫗一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其神乎。俾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顧後中否。桑嫗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媼也。咸誤矣。案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蓋是子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急急如律令】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爲零。音若毛詩盧重令之令。若人姓令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永樂冢】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爲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爲東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爲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爲東里子產矣。光祿坊內亦有古冢。新記不載。時人以與永樂者對。遂目爲王母臺。張郎中譙云。常於雜鈔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陵母墓。以賢呼爲王母。所以東呼爲王公。故附于注。

【蜀馬】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使於難路。號爲蜀馬。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爲宣州蜀馬。語習不悟。

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爲陝州吳兒。同州桂鑾亦然。

【蹙融】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今之蹙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錢戲】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卽史傳所云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譌其音。音攤爲蚩乾反。音鋪爲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槜蒲字。何貶槜蒲之甚耶。案槜蒲起自老子。今亦爲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皎然可見。

【寓直】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當直字俗。稍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二字。出於潘岳之爲武賁中郎將。曾朝未有將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稱僑僦也。

【端午】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鵹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

【俗字】俗字至夥。芻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音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譚】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爲刺史。謂般涉爲官涉。謂茜爲蒨。食魚謂鱖爲生。以

鬻爲詬人。振鼻爲噴涕。吐口爲愛富。殊不知噴噫噫腑噫者音陰藏府氣噫出。熨斗爲醞剪刀爲箭帽爲慕禮爲里保爲補褭爲逋暴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挽歌】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上馬】自便服乘馬已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恭尊高。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首面。如之何。

# 資暇集卷下

【非麻胡】俗佈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玼。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玼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閻閻孩孺相脅云。薛尹來。咸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麻祜廟在睢陽。鄙方節度李丕。卽其後。丕爲重建碑。

【不及剉】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弃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剉。復訛爲唾爾。

【三臺】今之觴酒。觴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觴字。貴淺近易識爾。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啑。還書二啑。啑。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

【卷白波】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旣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龍鍾】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鍾卽涔爾。涔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

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澱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嘱呪】今人每嘱。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鄧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嘱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嘱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嘱。此正得其顧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

【阿茶】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爲宅焉。

【下俚】俗呼下俚家爲嘉李家者。秦人呼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聯下字呼。因改爲嘉。下聲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嘖嘖然。宜呼爲羊聲。義取報羔羊跪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幷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爲沃頭焉。

【車輊】俚語以車頓前爲質者。乃由不識輊字故也。輊音致。詩云。如輊如軒。前重爲輊。後重爲軒。俚見輊

字似桎字使以支乙音呼。俚語之謬。放此者。觸類而思。從可知矣。至如見馬首之低者。遂爲頭質。乃由車質之誤也。亦宜云頭桎。其義與車同矣。

【竹筧】罷籧篨因江東呼爲筧。今京洛皆呼爲竹筧。今俗字音筧爲怛。蓋此字音旦。又音闥。當是有於筧旁書旦闥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是怛。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闥音。爲輕薄所嗤。曰眞村裏書生。余應之曰。聲亦呼作旦音。知乎。若是者又多。難悉言。

【驢爲衛】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胄曹也。因曰爲衛。自前漢有直廬。郎吏居之。今則衛士處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廬舍。以宿衛士是也。

【奴爲邦】呼奴爲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爲豎。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卒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郡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爲樹。故歇後爲言。今兼删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資則拜。

【措大】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敍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南土有木。以抱爲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蹙水沫。依松而成。似松之疣贅。浮繞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徵。假松之氣爾。故其臭芳。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脚。誠哉斯言。然余爲南漳守。命工爲函匣筒韘。抑造清明毬卵。輕齎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陶牋】松花牋。代以爲薛陶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尙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長之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稠桑硯】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耒陽邑。諸季父溫凊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於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隨至。遂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刓缺。乃曰。不刓不缺。可琢爲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如拳者。不可勝紀。遂與從僮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斲。時有胥性巧。請斲之形出。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澗所。胥父兄、稠桑逆肆人也。因季父請。解胥藉而歸父兄之業。於是來斲。開席於大路。厥利嚮肥。士客競効。各新其意。爰臻諸器焉。季父大中壬申歲授陜令。自元和後。往還京洛。每至稠桑。鐫者相率輸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不怠。季父別業在河南福昌邑。下至於弟姪。市其器。稱福李家。則價不我賤。然則其石以爲諸器。尤愈於硯。

【石鏃餅】石鏃餅本曰嗜餅。同州人好相嗜。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備猰牢之粮。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李環餳】蘇乳煎之輕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士因有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唯博□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子】以周繞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亦近焉。

【相思子】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穬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爲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故備載之。

【投子】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即股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裴注云。投。擲也。則知以玉石爲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熊白胎】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尉書及給事已下。尉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膂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生肝鏤剔】今縷生肝肚爲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剔。言其細切如彫鏤之義。一說名生肝膚胙。言似胡膚祭之餘胙。聲譌故云鏤剔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變王子泉僮約。幷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言爚瓜茄及豬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揷腱脥字反是。字書內煠字音丑獵者。譌呼丑甲反爾。此字火旁云下木。別有火旁世、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湯漬菜字。其音丑獵者。義由暗爚也。

【畢羅】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書渾沌而食。避之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辨可也。元和中有姦僧鑒虛。以羊之大腑。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類也。

【阮咸】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愚之再從叔翁司徒汧公之鎮滑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

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爲之。音韻清朗。頗難爲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于今未蒙佳號。況阮云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曰爲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爲李崖州在相日所號。非也。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此卽是也。案後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則周武所彈。乃是今之五絃。明知前代凡此之類。總號琵琶爾。又案風俗通云。以手枇杷。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唯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熙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弃撥用□。只指琵琶。足是不知故事之言也。又因此而徵今之五絃之號。卽出於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指。反不得古琵琶之名。都失本義也。

【琴甲】今彈琴。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泛。假甲於竹。聊爲權用。名德旣崇。人爭倣効。好事者且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且竹於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矣。況弃眞用假。捨清從濁乎。蓋靡知其由也。至如箜篌之與秦箏。若能去假還眞。其聲宛美矣。案中容樂論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桓問孟嘉此義。嘉曰。以其漸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眞矣。

【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旣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盃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爲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貞元初。青郾油緗爲荷葉形。以襯茶椀。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

此非也蜀相卽今昇平崔家訊則知矣

【坼封刀子】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普陶偏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右所務下者以爲逐日須取文帖餘悉卷貯每歲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務之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胥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糊一日所用裁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急覺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加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楹其書而務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眞郭子儀部吏也言不廢折刃也每話于外後因傳之益妙其製

【書題籤】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閤者之袖而潞帥郤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敘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遺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光進陰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門狀】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崖李相貴盛於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爲舊刺輕刺則今之名紙相扇留具銜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諂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井丹禰正平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藥忌】醫方云牛膝忌牛肉余好窮物性嘗於冬日以牛肉裹牛膝經旬肉藥俱不敗因知始救此論意者徒以名類然也卽思本草云蔓荊令人臍下常痛斯地絕倒若爾則王莽末南方餓甿掘食何東觀書不載其多患脖臍氣乎牛膝之忌當由痔疾不宜食雉肉痔風也偶然此肉發動腸風而病名與蔓荊同

爾。

【席帽】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巾代藤。曰氈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爲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偉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斫飛。時晉公緊帽是賴。刃不卽及。而帽折其簷。旣脫禍。朝貴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折簷帽尚在裴氏私帑中。）大和末。又染縉而復代巾。曰疊綃帽。雖示而妙。與氈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衒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間焉。（近又染藤爲紫。復以輕相尚。）

【被袋】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游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遷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細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旣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銙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承床】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倚必將仰。脊不遑縱。亦由中貴人搬意也。蓋防至尊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繩床

當作承字.言輕齎可隨人來去.

# 蘇氏演義

蘇鶚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及函海皆收有此書兩本卷次相同函海有曼患處故據藝海本排印

# 蘇氏演義卷上

蘇鶚纂鶚字德祥京兆武功人唐光啓二年進士歷官未詳著有杜陽雜編

風者、告也。號也。河圖記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耳。凡風動則蟲生。故風字從虫。

雪者、脫也。如物之雪脫。又曰屑也。釋名曰。綏也。水下遇寒而綏綏然下也。

堯禪位於舜。舜復禪位於禹。經史稱其聖德。汲冢竹書乃云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爲禹王之。任昉云。朝歌有獄基。爲禹置虞舜之宮。劉子元引竹書以爲撫實。非也。夫堯、舜、夏禹、聖人也。位以禪代。爲盛德。後聖仰而傚之。凡善惡必書。謂之良史。湯、武王。聖人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經史不爲之諱。則豈獨諱舜、禹之事而反褒之乎。知小說者之爲濫矣。蓋堯之耄。舜功之高。舜之耄。禹功之高。耄者必怠於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歸。聖人知進退存亡之道。將以副天下之人心。不得不禪其位也。後儒意以爲簒奪而取禪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流。則不然也。既退之後。無視事。無聽政。必處數十畝之宮。數雉之城。以兵衛護之。將奉其舊君也。而後人覩其餘址。不以爲聖人避燥濕。居退休之所。遂謂之堯城舜宮。若舜爲禹王。又安得南巡乎。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狩而沒。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遷舜於蒼梧。

皆非稽古之談。若有遷徙之事。必有鴆毒之患。則安得終於壽考。舜爲禹王。疑有脫誤。

春秋左傳載豢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三十里尚有豢龍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傳云。豢龍池者、飲馬池也。櫪者、槽櫪也。即今以內廐爲飛龍。乃豢龍之義也。

歷山有六。一河州。二齊州。三冀州。四濮州雷澤。又其二不聞。又云。畊之與漁。宜皆在雷澤。史記注云。歷山在河東雷澤。今將濟陰。然則舜之耕不在此。明矣。演義云。歷山其二不聞。豈此山乃其一耶。梁江文通題歷山詩云。愁生白露日。思豈秋風年。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嶂氣陰不極。日色虧半天。酒至情嘗惡。憑尊還惘然。文通、會稽永興人。所題乃此山也。按此條有史記注以下。係施宿會稽志中語。永樂大典聯屬于蘇氏演義之後。殊爲舛誤。今演義原本別無可考。姑仍其舊。

史記云。禹娶于塗山氏。今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即巴南舊江州是也。亦置禹廟於其間。三者濠州。亦置禹廟。酈道元水經云。周穆古廟。誤爲塗山禹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即此是也。其山有鯀、禹、啓三廟。又有五諸侯城。四者文字音義云。蠻山、古之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此蠻山既爲古侯國。禹娶之則宜矣。據禹之蹤跡所在。會稽最多。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身長三丈。其後得骨節而專車。言滿一車也。述異記云。至今南中有防風氏。人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音如狗嗥。三人被髮於庭。按此下語氣未完。恐有割裂。

晉地里志云。蒲坡有雷首山。伯夷、叔齊所居。故曰首陽山。又隴西地名首陽。東有鳥鼠山。亦謂之首陽山。

又杜預云登邢山山上有塚制作甚儉云鄭大夫祭仲塚或云子產塚東向新鄭城又言洛陽之東首陽山之南有小山西瞻宮闕北望夷齊因以洛水圓石爲墓象邢山之葬焉杜元凱、阮嗣宗、博學君子固不應以誤名首陽耳魏文帝陵於首陽卽此是也論語注以蒲坂者爲是恐亦誤也今洛陽石橋店東十里已來大道之北當高山山巔有一塚乃杜預塚也首陽北望正與河陽城相對北去河陽二十餘里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學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謂之偃朱城誤也蓋舜禪位之後築城以爲丹朱偃息湯沐之地實非偃塞之義劉子元又引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祿父、微子之義蓋爲二王之後也

媼陵媼者、婦人之美稱媼陵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卽漢高祖母陵也高祖之祖曰豐公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太上皇名執嘉執嘉媼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洛陽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天以此命含始吞之後又夢與神遇遂生高祖豐公媼及太公媼傳紀俱未見其姓時俗不識媼字誤爲溫婆陵其陵之東有昏城焉古老相傳其城非人工所築乃因鬼工而成謂之昏城又有蛟龍村附於昏城卽可驗降龍之地也且漢祖稱唐堯之後劉累之子孫自秦徙魏自魏徙梁自梁徙豐陳留、乃大梁也卽媼遇赤龍於昏城豈非居梁之時遊洛之日而過此耶其後昭靈崩復葬於梁可驗降龍之地又云媼乃梁之人高祖生於豐長於沛太上皇本東西南北人也今豐縣有龍霧橋豐人又謂媼遇龍之所卽未必然也今豐縣有漢祖廟云本漢祖降生之宅其廟最靈邑人乃敬事之酈道元水經云媼遇戰而亡其後招魂葬

之。有赤龍於水沐浴其身而後入於椁內。道元云。昏城者、秦始皇東遊至此。值昏霧不散。迷失道路。遂謂之昏城。乃誤說也。其東北接故濟陽縣。後漢世祖父爲濟陽令。生世祖。其年嘉禾合穗。故名之爲秀。媼既遇龍於昏城而生高祖。秀復生濟陽地土之靈若是耶。

陳留、圖經云。漢封張良爲留侯。陳留是也。今縣遂置留侯廟。此乃誤耳。漢祖與功臣起豐沛間。所封多不忘於舊地。卽今滕縣東有留侯廟。是舊留地封子房之處。漢紀云。高祖遇張良於留。卽是此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丹徼。南方土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兵戈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外國。使不得侵中國也。按此條又見古今注。

今長安城北故漢城中咸宜宮前有石麟。大中八年。宣宗遊於北城。覩石麟臆前有八分書字。遣近臣摹之。曰大夏眞與二年陽平公造。石麟時俗呼爲石馬。大誤也。陽平公、赫連勃勃之子。宋高祖破姚泓。遣其子義眞留守於長安。而後復爲勃勃破之。遂以陽平公鎮其地。咸宜宮亦漢制也。

沈釀者。鄭宏文靈帝文鄉嗇夫。行官入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勸酬飲盡。多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釀川。明旦分手而去。宏仕至尚書。

省者、省也。謂省察天下簿書之所。蔡邕獨斷云。省者、本號禁中。言門戶有職不得入也。漢孝元皇后父大司馬平陽侯名禁。因是避之。改爲省中。

縣者懸也謂懸賦稅戶口法令以示於下民大篆縣字從県音梟從系者斷罪人之首倒懸謂之梟即是古文首音首字倒書也上三短畫象人之髮下象頭面之形今人多用此梟字系字上一古文爪測絞反下字從於系爪者手也又從於系皆從懸繫之貌古文懸字無從心者後隸文始相傳用

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爲方方者正也曲者詰曲也古文㔾音方回音曲字象方物曲物之形又曰方類也易曰方以類聚居者必求其類夫以藥術爲方者亦以同類之物成乎方也今坊字從土蓋隸爲欲强別白遂不惜於文繁耳篆文方字尙如此作

周禮云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今村墅間多以大樹爲社樹蓋此始也

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釋名曰寺者嗣也謂官曹相嗣續其中非也許愼云篆文㞢音寺字從㞢又從㞢言寺者掌法度之所㞢者手之象謂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佛寺爲寺亦佛祠也祠者祀者祭祀之義也

觀者樓觀也又曰觀平聲可以於其上望焉亦曰觀者謂屋宇之壯觀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闕者缺也門觀也出於門兩旁中間有道遂謂之闕蓋門觀者闕於中間也

屋者具也謂具世人寢興之所又曰止也息止之處或問愚曰屋舍皆人所居屋何由從尸舍何由吉凶吉不同何也對曰屋非凶耳且尸者施也說文曰如人宴息弛其手足又云施設興居之具則不謂於屍

柩耳。又云。掌也。言屋室爲人之掌。可以依歸焉。尸字以象屋室之形。若便以爲尸柩。則不可也。如尼居履等字從尸。則又豈皆凶意也。

苑者、園也。援也。謂墻之圍園者也。白虎通云。苑囿在東方。蓋生養萬物之處。今漢諸苑在舊長安城北。煬帝築東都。西都爲放螢苑。皆不取其東也。

垣者、援也。人所依以爲援衛也。案此條見古今注。

鉤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爐。槐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案此條亦見古今注。

蜃者、悔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蜃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見其吻如鴟鳶。遂呼之爲鴟吻。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如作此。蜃尾既是水獸。作蜃尤之蜃是也。蜃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卽少意義。按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號鴟星。宜爲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尙有爲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亦不類魚尾。見張師政倦遊雜錄。

程雅問董仲舒曰。何謂三王。對曰。三王、三明也。按古今注曰。程雅問董仲舒曰。何謂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此本但存一條。疑大典割裂編之。而又有遺脫也。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

能習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司馬者夏卿主正官也黃帝時常光爲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尚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置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尚矣漢之秀才對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尚書令左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又東漢法雄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爲天下第一自吳魏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史別駕皆赴舉察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法令四曰剛毅多略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爲進士一科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置一伯故云戶伯亦名火伯以爲一竈之掌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縹衣素裳韎弁古之遺法也此條見古今注

俗呼外舅爲泰山一云古詩言結根太山阿謂結姻親故也一云泰者高廣之貌可以依倚也今人咸云安知泰山亦是取廣大之意耳開元中封東岳後各賜緋時人因謂泰山緋又道經中有泰山丈人丈人者長也周制八寸爲尺人長一丈曰丈夫即今人八尺是也夫者男子之美稱亦曰壯也大也從也許愼

云。篆文𡚴音夫。字上畫象冠簪之貌。下從大。象人之形也。

母者、乳也。篆文𡛳音女。字加二短畫。謂之𡛳音母。二短畫象乳之形。遂云無乳曰女。有乳曰母。皆類人之形。許愼又云二畫短或象懷妊者。則何必象雙妊乎。乃誤說也。

蒼史篇女曰嬰。男曰兒。嬰者、盈盈也。女之貌也。又嬰字從賏音嬰。賏者、貝也。寶貝纓絡之類。蓋女子之飾也。兒者、孺也。音儒。謂嬰兒孺孺然輸輸然。幼弱之象也。亦曰孺子。與孺同義。籀文兒字從囟音信。從人。象小兒頭囟之未合。又云出音信。字。又有作此者。隸文多作此頒。音信。今見篆書。兒字往往從而此。大誤也。

而字說文象人頤頰之毛。又有髡者。古人剃眉鬚之刑。剃眉鬚者。刑中最輕者也。謂而字却爲而字。點畫不繁而可成也。如人剃眉鬚。眉鬚復生。面復全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髡刑則剃毛髮。有類於而之形。今用而字者。不過於語助而已。

俗呼奴爲邦。今人以奴爲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連而用。時人欲諱家人之名。但呼爲邦而已。蓋取用於下字者也。又云僕者、皆奴僕也。但論語云。邦君樹塞門。樹、猶屏也。不言君但言邦。此皆委曲避就之意也。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禮。邦字從半拜。因以此呼之。說文曰。奴者、古之罪人也。婢者、卑也。奴者、徒也。徒役卑賤之義。古之妓音奴。字從人邊作女。周禮云。男子入奸罪隸。女子入奸舂槀。蓋謂此也。

婚姻之禮。坐女於馬鞍之側。或謂此北人尙乘鞍馬之義。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穩同載者也。酉陽雜俎云。今士大夫家婚禮新婦乘馬鞍。悉北朝之餘風也。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蓋其始也。

風流者態度之貌風者風味風規風格流者傳也行也謂有風可以爲法度有味可以流傳於後人遂謂之風流。

醋大者。一云鄭州東有醋溝。多士流所居。因謂之醋大。一云作此措字。言其舉措之疎。謂之措大。此二說恐未當。醋大者。或有擡肩拱臂攢眉蹙目以爲姿態。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謂之醋大。大者、廣也。長也。上聲。篆文介字。象人之形。按資暇集。醋大。言其帢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裳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一說新鄭有貧士以駝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駝而號之。又云。鄭州東有醋溝。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敘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藝者、埶也。毛詩云。藝之言種蒔也。今以人蘊蓄其能謂之藝者。如百穀之有種也。從草從埶。謂執持苗稼之實以散種也。按藝从埶。非从執。鸝說非。今之藝字又從云。云者、詞語之氣而有所云也。能者。獸也。許愼云。熊之類。字亦象獸之形。其足似鹿。能走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者爲能傑也。今人以多藝者謂之藝能。蓋慕此名耳。任昉云。堯使鯀治洪水。不能其任。遂誅鯀於塗山。化黃熊入於羽泉。鯀、禹之父。而後會稽人祭禹廟不用熊。曰遊羽泉之化也。爾雅又云。三足鼈謂之熊。奴來反。蓋出水爲熊。入水爲能。奴登反。冬化爲雉。春化爲蛤。謂無不能也。

從容者、踟躕容與之貌。卽從讀與春同。容是也。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謂善問學者必待盡其詞理委曲之意。卽更問答。如撞鐘之聲。以待盡其從

容虛徐杳亹來去之音也。禮記正義云。謂春擊以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者。每一春爲一容。然後盡其聲。如善問答者待其一問。然後乃盡其義理。今人言從容者。蓋自此也。從讀爲春。士恭反。蓋從人以其本作從。疾容反。遂相傳而呼之。

狼狽者、事之乖舛也。狼者、豺也。狽者、狼之類。神異經云。狽無前足。一云前足短。不能自行。附狼背而行。如水母之目蝦也。若狼爲巨獸。或獵人逐之而逸。卽狽墜於地。不能取濟。遂爲衆工所獲。失狼之背。故謂之狼狽。狽字者、形聲也。大獸也。貝者、背也。以狽附於狼背。遂犬邊作貝。貝者、北海之介虫。陸居爲蝘。在水名蛭。凡貨賄之字皆從貝者。蓋古之貨也。篆文象介蟲之形。卽玳瑁之類也。

滑稽者、詼諧也。滑者、渾也。謂物之圓轉。若戲弄之不定。稽者、考也。實也。言一有詼諧戲弄之言。二有稽實之理。漢書東方朔滑稽是也。

婁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按此二條從曾慥類說補入。

龍鐘者、不昌熾不翹舉貌。如鬣髻拉搭解縱之類。

拉颯者、與龍鐘縱縷之義略同。

漢書注乾沒兩字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蓋務於穿鑿。不欲淺近荒俗之意解之。殊不知道理之所未當。且乾沒之義如陸沉之義。陸沉者、因陸沉之水。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在於地。沒在於水。貨殖之事。或在於陸地。或沒於水。又言物之極不利者。乾地而沒。不特沉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

魏志傅嘏云恪心不傾根不竭本寄命洪流自取於乾沒乎裴松之注漢書注云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於理未解乃云乾者乾燥也不取其乾燥反沉沒之也

毛詩小旻章云築室于道謀句是用不潰於成注云潰遂也箋云如當道築室得人與謀所謂路人意不同願不得成遂也昔慕容垂訪苻堅伐晉亦引此語令堅不用廣訪朝臣以亂聖慮今俗云當道造屋三年不成是由此也恪又云問路不行詩云如彼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是也

古之神人有獬豸獻聖帝帝問何食曰薦草薦字從豸蓋因豸所食爾今又以薦字爲鴈字未知自何始也篆文象獸有角尾四足之形若爲薦進之字則無意義豸爲鴈乃謂同用古文瀍字從豸從水非從薦也謂法律之正遂從於豸法律之平遂從於水即鴈豸明矣臭者氣之總名從自從犬篆文㠯音自字象口鼻之形從犬者謂犬能尋臭而知其路後人依違撰造遂從自下作死實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甦兩隻爲雙神蟲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覓美色爲艷口王爲國文字爲學如此之字皆後魏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按顏之推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去之類是也至爲一字推見數點或妄斟酌逐更轉移北朝喪亂之餘書跡猥陋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又爲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

獲字從犬謂獵有所獲也

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法言爲吳人而爲吳音也且唐韻序云隋開皇初儀同劉臻

等八人詣法言論音韻。曰。吳楚則多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蓋研窮正聲削去紕繆也。豈獨取方言鄉音而已哉。洎孫愐等論音韻者二十餘家。皆以法言爲首出。薛道衡、隋朝之碩儒。與法言同時。嘗與論音韻。則豈吳越之音而能服四方之名人乎。蓋陸氏者。本江南之大姓。時人皆以法言爲士龍、士衡之族。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世爲部落大人。號步陸孤氏。後魏孝文帝改爲陸氏。及遷都洛陽。乃下令曰。從我入洛陽。皆以河南洛陽爲望也。當北朝號四姓穆、奚、于、皆位極三公。比漢朝金張許史、兼賀婁蔚謂之八族。後魏征西將軍東平王陸俟生頹、歸騏、驎、馥。皆相繼爲黃門侍郎。驎孫爽。隋中舍人。生法言、正言。正言隋朝承務郎。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暉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也。以下六條皆見古今注。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作也。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亡。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吳越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武溪深、乃馬援爲征南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

一何深。烏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刻船而櫂。有一白首狂人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惋。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易曰、龜爲卜策爲筮。周禮云。玉瓦原三兆皆灼龜之文。如玉瓦原坼裂之文也。古文卜音卜。字象龜支兆之文。卜法云。大曰兆。旁出文曰支。支者、如草木有枝葉。俗云十字不全爲卜。大謬爾。梁川子曰。卜者、鑽龜之聲。卜者支普木反。許愼云。支者、小擊之音。從卜下從彐。篆文支字作支。象右手之形。卽是以手擊物成聲也。凡子曰不卜者。謂龜爲元武之精。元武水神。子爲本王之日。蓋不敢鑽灼之。或爲不筮者。非也。古文龜篆文龜。二皆龜俱象龜之形。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說苑云。靈龜五色。似金似玉。背陰向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柳氏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侯之龜八寸。大夫之龜六寸。士之龜四寸。其龜有紫靈者。黃靈者。公羊云。有青純者。碧靈者。又千歲青髯者。出於蔡地。有金線者。甲間皆如金線縈絡。有千里路端直者。光明通瑩如金玉者。已上皆神龜。卜必有靈。所以龜經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知龜神。視骨如白銀。欲得龜語質。其色黃如日。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又龜中有王。其形尤小於常龜。巢蓮者、遊於葉之上者。得非王乎。其千里路取端直。千里路前上

又文下徹第一橫文不偏曲者是爲王也雖千百無一二矣或爲人得之而衆龜悉從焉得者寶藏之不可施於鑽灼每卜則置於諸龜間以祝之而諸龜皆有靈其腹下竪文謂之千里路五行支兆之文悉以千里路爲準也凡文頭上向千里路下向外者爲金兆也文頭上向外下向千里路者爲火兆也竪爲木兆平爲土兆下垂而細者爲水兆夫金兆之長者爲良金堅剛短者爲鉛錫柔鈍火之兆長者爲光明炳煥短者爲煨燼炲煤木兆之長者爲舟檝林木短者爲槎枿枯朽土兆之長者爲山陵墟阜短者爲泥滓塵垢水兆之長者爲江海河淮短者爲洼洿陰淺昔楚元君夢人披髮而告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乃訪豫且且以白龜五尺獻於元君元君得之將捨之衛平請刳之以卜七十鑽無遺策仲尼曰龜能夢於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免刳腸之患如是者智有所不知神有所不及也史記曰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歲將生龜尺二寸者二十枚輸之大官以吉日刳取其甲千歲乃尺二寸也

筮者蓍蒿之屬生千歲而生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之蓍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生滿百莖者其上有雲覆之其下龜守之將筮於易者必操其易蓍五十易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者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其一不用者以不用爲用蓋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本者天地以大靜無爲爲本其一不用者乃大靜之義故復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輔嗣注云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爲本矣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才揲之以象四時四

揲之以成其文。繫詞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蓍龜。古文巫字從竹從巫。竹者筮之數。巫者舞也。舞以降神謂之巫。巫字象舉兩袂而舞者也。

# 蘇氏演義卷下

急就篇曰。以竹爲書牘。謂之簡。釋名云。簡者、編也。可編錄記事而已。又曰。簡者、略也。言竹牒之單者。將以簡略其事。蓋平板之類耳。

牘者、讀也。以尺二寸之木爲之。簡、又獨也。言單獨而用也。既可書而讀誦。又執以見於尊者。形類今之笏。但不剉其角。荀悅漢紀云。武帝與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印封皆大字。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是也。

牒者、編也。古者書紀其事。以竹木編次而爲之。與此箋同義。古文或從前下作木。又曰。薦也。謂書其事皆可薦進於尊者。南朝上太子以牒。

表者、白也。言其情旨表白於外也。傳云。下言於上曰表。表者、本裳上衣。表字從毛下作衣。蓋古者以羽皮爲焉。論語云。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言非私便之服。表者、衣上之衣。今之言表啓者。蓋披露於外也。

檄者、告誓之流。史記注云。檄者、皎也。辭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顏師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爲書。長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彥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

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

觚者、稜也。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面皆可書。以有稜角。遂謂之觚。今或呼小兒學書簡爲觚。木文選又云。操觚進牘。急就篇云。奇觚與衆異。皆此義耳。或云。觚者筆類。誤也。班固賦曰。上觚稜而栖金爵。此乃闕角者也。文字音義云。觚者、酒器。受二升。論語注禮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爲筆者誤也。

論衡曰。斷木爲槧。釋名曰。槧者、漸也。板長三尺者也。可以書紀其事。漸者、言當書漸漸而長也。鉛槧者、鉛黃之用塗改其字。故謂之鉛槧。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木。案此條見古今注。

五明扇。舜作也。舜廣開視聽。求賢爲輔。故作。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以後。非乘輿不得用矣。案此條見古今注。

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謂鼓駕成於部伍者也。古文鹵音鹵字。象鹽田之形。安定有鹵縣。蓋西方之鹹地也。鹵字與西字上文同類。蔡邕獨斷云。鹵簿以備大駕。他不常用。古文鹵音西字。亦有如是作者。

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鉤爲鑾。所謂和鑾也。按原本脫此五字。據古今注校增。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者。鸞鳥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鈴。今或爲鑾。事一而義異也。按此條見古

今注.

金斧、黃鉞也.三代通制.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故王者以爲戒.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以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按此條見古今注.

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焉.按古今注云.秦始皇改鐵鉞作鍠.

鐵斧、元鉞也.諸公王得建之.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元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案古今注連上金斧爲一條.而句亦小異.

節者、操也.瑞信也.謂持節必盡人臣之節操耳.又曰.制也.言使臣仗節制置於四方.節之始制.三禮義宗曰.長一尺二寸.春秋握節而死者.蓋此節也.秦漢已還.易之旌幢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出使之臣.節盛於碧油囊.令啓路者雙持於馬上.天子之命節制於閫外也.及高宗改刺史爲節度使.漢蘇武陷匈奴中十九年.長執漢節.據此、豈能大長乎.古文㔾音節.字蓋象古之節.有符合之象.卽篆文㔾音卽.字從爪.則絞反.從卽者、信也.爪者、手也.謂執政之所持.古之諸侯.裂地而封.皆佩所封之印.其當代位者.皆傳所司之印.則古者持節類於持印.夫守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使山國者用虎節.使土國者用人節.使澤國者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皆節之等制也.三禮義宗云.天子以圭爲節.天子大圭尺有二寸.以四鎭之山爲飾也.尺二寸者.法十二辰也.上公鎭桓圭九寸.侯鎭信圭七寸.子鎭穀

圭五寸。男鎮蒲圭五寸。凡諸侯之圭璧各依其命數大小也。謂之鎮者。皆受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家也。皆謂之命圭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覲宗遇則執焉。夫瑞節者、有五種。一曰鎮圭二曰牙璋三曰穀圭四曰琬圭五曰剡圭。鄭元云。邦節者有五種。用之鎮圭以鎮守邦國。牙璋以起軍旅。牙、齒也。是兵之象。穀圭則用和歡聘女也。上飾禾稼之象。琬圭無鋒角。象文德也。以治德結好用之。剡圭有鋒芒。象傷害征伐誅討也。諸侯使大夫來聘。執以命事。故使爲瑞節。凡天子諸侯之使節。尺有二寸。有金節、玉節。玉節爲瑞節。行事之時所執以徵召四方者也。金節者、道路有持以爲信也。人龍虎三節。皆以金鑄之。使卿大夫聘於諸侯。乃爲行道所執之信。則非行事之時瑞節也。故鄭玄云。鎮圭玉節琬圭之徒。但云使者之瑞節。鎮圭琬圭之屬是也。二者使節。龍虎人形是也。三者符節。旌節管節是也。夫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商由市者。卽司市者與符節。古者貿符之關。終軍棄繻。皆節之類也。

牛亭問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重如繁露也。案此條見古今注。但綴玉而下句。古今注作綴珠垂下。

今人以朱衣爲朱紱。乃大誤也。夫紱者、必也。韠者、蔽也。鄭元云。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紱。其他謂之韠。皆以韋爲之。故曰蔽韋韠也。急就篇云。禪音單。衣蔽膝也。顏師古注云。亦謂之襜。詩云。赤芾在膝之服。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今之蔽膝也。明堂位曰。有虞氏始服韍。鄭云。韍、冕服之蔽。舜始作也。以尊祭服。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而韍字遂從於韋。韋者、皮也。春秋正義云。戰國時以韍非兵飾。乃去之。漢明

帝復制韍用赤皮魏晉以還易之以絳紗韍字遂有從系者古文帗音紱一從韋象市有連帶之形說文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大夫葱衡士無紱有帢音夾又音祫帢字從市市或從韋隸書從巾非正也夫鈌四角謂之帢帢者合也言蔽合於兩膝之間韍者謂之膝前紱以爲蔽然紱既古之祭服其制度止於皮蔽膝者也玉藻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韠者紱也今蓋於袍上圓領小袖本非古服卽趙武靈王用以習射是始也後周武帝始令袍下加襴北齊主好衣朱衣婁太后崩高湛不肯去朱袍衣素是也隋朝公卿好著黃袍唐天德四年制令三品衣紫五品衣緋絳衣綠袍與紱制大相類明矣

漢書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主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主長一丈二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所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主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主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主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案此條見古今注

縌者古珮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主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長同四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主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主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

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案此條見古今注。

孔穎達引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珽長三尺也。許愼云。圭者、上圓下方。法天地也。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笏度長短之異。復與今制不同。隋書禮儀志禮圖云。笏度二尺有二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繪爲囊。盛印於後也。謂奏劾尙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尙文明。故用繪。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按此條見古今注。

幅、魏武帝所制也。初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幅以表方面也。按此條見古今注。

貂蟬、朝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瞰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弓而不用焉。按原本并上爲一條。今據古今注校正。

牛亭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

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詩靜女篇。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縮雲草世人爲之妄傳至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牛亨問曰至此三條原本並作一條文復訛舛今據古今注校正

天子赦天下必豎以雞以其有五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取其告令之象金者雞之飾也又以雞屬西方金之位歷象云雞星動卽有赦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此條見古今注

魏武帝以瑪瑙石爲馬勒碔礐爲酒椀此條見古今注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駣馬此條見古今注

北齊楊愔字遵彥爲吏部尙書昔嘗遭厄履危一飧之惠酬答甚厚性命之讎赦而不問及典選取士多以言貌恩舊時致謗言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日在光子思坊騎禿尾草驢以方扇障面見我不下云何不識因調曰名以定禮漫漢名不虛竟不爲選用今俗以惡於己者謂何處見不下驢蓋始於此也

侯白字君素魏郡鄴人始舉秀才隋朝頗見貴重博聞多知諧謔辯論應對不窮人皆悅之或買酒饌求其言論必啓齒發題解頤而返所在觀之如市越公甚加禮重文帝將侍從以備顧問撰酒律笑林人皆傳錄

魏文帝宮人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案陳字古今注作田。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作錦衣綵履。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按原本作隋文帝誤。今改正。

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米。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奉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敷之。則糺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住宮中。度以黃冠。賜號逍遙及後成仙。香氣滿室。帝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偶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案此條本見杜陽雜編。此書更不互載別條。恐永樂大典誤編入演義也。今姑存之。

近代學者著張虬鬚傳。頗行於世。乃云隋末喪亂。李靖與張虬鬚同詣太原。尋天子氣。及謁見太宗。知是眞主。

六醜圖云。北齊徐之才家貧。割所居門外地以養親。忽賓客會中有言徐六賣却門前地之才、第六也。盧思道恐辱之才。乃止之曰。不用道。時人遂因之。用言成戲。而今酒令名徐六者。蓋此始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形。實之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五

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時得三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旋盡成不可久置久則苦口不可飲名曰青田壺案此條見古今注

今人以酒巡匝爲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爲貪婪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於傳舍間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莖杜詩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無義當爲莖謂爲莖所哽也案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遲踟躕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見古人忠厚其理甚明

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啗砂石制五兵之器而變化雲霧世本及呂氏春秋皆云蚩尤作五兵謂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黃帝誅之於涿鹿之野涿鹿屬冀州任昉述異記曰冀州有蚩尤神謂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卽蚩尤骨也齊梁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帶角而相抵卽角抵之戲蓋其遺制也其後人通以角勝之戲爲角抵焉或獨以兩人競力爲角抵非也齊魏之間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向不用牛頭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里人遂立祠漢紀云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而三百里內皆觀之此角抵乃角

勝也。蓋始於戴角。遂有是名耳。抵與觝同用。此抵字非正文。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亭問曰。將離別贈之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憂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使人忘其憂也。欲蠲忿贈以青棠。青棠一名合歡。則忘忿也。

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最秀者一名水且。一名水芝。一名水華。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又有金蓮花、青蓮花、碧蓮花、千葉蓮花、石蓮花、雙蓮花、旱蓮花。

烏蓮花細六葉。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謂之僊人花。一名蓮纈花。一名鳳翼。按古今注烏蓮葉如烏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連纈花。較此條尤詳。

蘘荷似藑苴而白。藑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按古今注尙有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十四字。

茶、蔘也。茶、紫色。蔘、青色。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或謂青葉者爲青茶。亦以紫色者爲紫蔘。青色者爲青蔘。其長大而不苦者爲馬蔘。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蒲楊生水邊葉似青柳
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紉作矢用或言荏苒亦水楊也
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
苦蔵一名苦藏子有裏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裏有實按二字據古今注補正圓如珠子亦隨裏青赤
長安兒童名爲神珠亦曰王母珠亦曰皮弁草
虎豆一名虎沙按古今注尙有似貍豆而大實似小兒拳三句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涉案古今注尙有葉似葛實大如李核可啗三句
營豆葉似葛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營菽按古今注尙有一名治瘿句
馬豆一名馬沙按古今注尙有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句
枳椇子一名木餳實形拳曲花在實外按八字據古今注補入味甘如餳蜜也一名樹蜜一名木實一名白石一名白實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一作軟皮及葉皆可生啗味如蜜解煩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密味倍甘美

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是也。按自草木生類至此十九則、皆見古今注。

秀、繡也。草木之花如綺繡者。從禾從乃。禾者、和也。二月種、八月收。得時中和之氣。遂名曰秀。

烏文木、出交川。色黑有文。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紫檀木、出扶南。而色紫。亦謂之紫旃。

燕、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吐綬鳥、一名功曹。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秦始皇有名馬七。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躡景。四曰奔雷。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神鳧。

雞名燭夜。又曰翰音。狗曰黃耳。豬一名參軍事。古今注豬作猿、疑誤。羊一名髯主簿。按烏文木條至此凡八則、皆見古今注。

世目無朋侶者爲獨。蓋名也。許愼云。北嚻山有獸。名獨狢焉。其狀如虎。白身豕鬣。似馬尾。行止無伴。遂名曰獨。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元紺。遼東人謂之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鬬天。海邊蠻夷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按自此至末皆見古今注。

蛺蝶、一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搥朮。按古今注作末。又作木。色白背青者是也。按古今注有此七字。其大者或黑色。或青斑。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原本脫落。今據古今注增補。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一名赤弁丈人。原本脫落。據古今注增補。涉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促織一名促機。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人謂之蠨婦。蠦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五色長細大者名爲蜥蜴。其短而大者名爲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元紺。善螫人。一曰綠螈。一曰元螈。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燭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嘻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爲巢窟。處處有之。蜣蜋、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古今注有莊周曰蛣蜣之智在

于轉丸三句。

蠅虎、一名豹子。按古今注尙有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凡十八字。此本當有脫落。

蜮蚊。蠕蛸也。身小而足長。故謂之蜮蚊。

魚子、一名魚子。好羣浮水上。曰白萍。按古今注曰。白魚赤尾者曰鮹。一曰魬。或曰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鮹。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較此尤詳。

兗州人謂白鯉爲白騏。按古今注曰。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呼青鯉爲青馬。謂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雄。較此爲詳。此本當有脫落也。

江東人謂童子魚爲士父。謂鼉爲河伯使者。按古今注尙有呼青衣魚爲婢一句。

鼈、一名河伯從事。

烏賊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彭越子、似蟹而小。揚楚間每遇寒食。其俗競取而食之。或傳云。漢黥布覆彭越醢於江。遂化爲蟹。因名彭越子。恐爲誤說。此蓋彭蜎子矣。蜎又作蠉。人語訛以蜎子爲越子。彭越有名於世。故習俗相傳。因而不改。

據崖正熊云。彭蜎子、小蟹也。亦曰彭蚑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也。晉司徒蔡謨初過江。誤食彭蜞子。以爲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尙。尙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 中華古今注

馬縞集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古今逸史及祕書二十一種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

# 中華古今注序

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

# 中華古今注總目

卷上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七十三門

宮　闕
城　城隍
秦所築長城　長安御溝
封疆　閶闔
肆店　采恩屏
宗廟　漢成帝廟
堯誹謗木　方徼
關塞　孫亮金璃屏風
孫權舸船　漢高祖斬白蛇劍
魏武帝軍愜　吳大帝寶刀
孫文臺青玉馬鞍　魏武帝馬勒酒椀

大駕指南車　金根車
辟邪車　記里鼓
街鼓　華蓋
曲蓋　雉尾扇
障扇　五明扇
警蹕　唱
冕服　金斧
公主建鎧　信幡
豹尾　馬前弓箭
狸頭白首　龍虎節
軍容袜額　橐鞬三仗
戈戟　矛殳
刀劍　枷棒
棒　車輻
旌旃　麾旄

文武車耳　青印囊
簪白筆　文武冠
蠻輅　五輅
貂蟬　部兵伍陣
部者　兵陣
陣　武臣缺胯襖子
文武品階腰帶　九環帶
靴笏　履舄
廚人襜衣　伺風鳥
玉佩　天子乘輿赤綬
公侯大將軍紫綬

卷中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笞問釋義部注凡四十三門
皇后太后印綬　冪離
魏宮人長眉蟬鬢　頭髻

冠子朵子扇子　釵子
梁冀盤桓釵　粉
燕脂　花子
衫子背子　裙襯裙
宮人披襖子　鞋子
靸鞋　女人披帛
麻鞋　襪
席帽　大帽子
搭耳帽　烏紗帽
幞頭　巾子
汗衫　半臂
袜肚　褌
袴　布衫
袍衫　緋綾袍
被　燧銅鏡

莫難珠
牛亭問將離草名
牛亭問書契所起
牛亭問籍者何云
牛亭問草木
程雅問三皇五帝
程雅問拾攡鬼木
孫與公稱皇帝龍鬚草
程雅問口傳者何云

卷下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龜鱉等部凡八十門

雉朝飛
走馬引
武溪深
箜篌引
薤露蒿里歌
陌上桑歌
董逃歌
上雷
別鶴操
安南王歌
吳趨曲
悲歌
長歌　短歌
杞梁妻歌
短簫鐃歌
日重光月重輪

橫吹
問大琴大瑟
釣竿歌
扶老
兔
馬
鵾鴟
秦始皇馬
鴛鴦
獐
鵲
鸛
烏
狗
豬
鞞鼓
問女媧笙簧
楊烏
鴈
鶴
猿
驢
曹眞駃馬
兔
鹿
雀
鴟鴞
雞
獚犬
羊

鴳靚　螢火
螻蛄　蠮螉
蝙蝠　蟛蚏
長跂　蠅虎
莎雞　蚯蚓
飛蛾　螾蜓
蜻蛉　蛺蝶
紺蝶　魚子
鯉魚　鱧魚
蜣螂　蝸牛
白魚　蝦蟇子
烏賊　鯨魚
水居　龜名
蠙名　草虫
鵝鶃　程雅問蚕

程雅問龜
牛亭問蟻
牛亭問蟬
玄晏先生問鳳

# 中華古今注卷上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　縞集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七十三門。

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寔而兩名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宮闕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幟。咸陽二百里內。爲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城隍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爲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封疆

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壇埒以畫界分域也

闤闠

闤者市墻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罘罳屏

屏之遺象也熟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應對之事也塾之者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唯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廳

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皃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皃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享也。

漢成帝廟

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鐘。槐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雲龍角虡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方徼

徼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焉。

關塞

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徒麗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寶劍。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唯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卽斬蛇之劍也。

魏武帝軍慳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慳以表方面也。

吳大帝寶刀

吳大帝有寶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椀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爲酒椀。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位。故後漢恒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常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耕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常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尙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荊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鍾。尙方故事有作車法。

街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蓼蓼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蘤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輜軿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卽緝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授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鸞蹕

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警。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爲行節也。

冕服

牛亭問冕者繁露何也。答曰。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選云。袞冕垂旒。所以蔽明。莊纊塞耳。所以閉聰。尚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袞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

公主建鍠

秦改鐵作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今晉朝唯用白虎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鷺鳧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也。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行建焉。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鬬者亦射之。魏晉已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焉。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狸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碧油籠之。歿而不用。則倒進之。漢

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氈裹節。食雪臥。節旄落。還漢。仗節而迴。旄落盡也。

軍容袜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袜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櫜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彀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韜韔三仗首袜額紅。謂之櫜鞬三仗也。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日爲之退舍。戈由殳也。戟以木爲之。後世刻謁無復典刑。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已下通用。以爲前驅。唐五品已上。皆施棨戟於門。

矛殳

矛亦楯也。殳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器也。以木爲之。

刀劍

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吳大帝有寶三。見上注中。吳大帝有寶劍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伯一云王莽頭。孔子履。高祖斬蛇劍。二物皆爲火焚之。唯劍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煥爲豐城令。張華知煥博識。到縣乃掘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韙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爲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高祖斬白蛇劍。見上注中。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凶。禮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盛暑。去囚人枷杻。決斷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枷大枚。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窒地吼。四曰著卽臣。棒號卽臣。五曰失魂魄。六曰寔同反。七曰反是寔。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別有一枷名曰劬普迷切。尾檢。見卽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立密羅織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金吾亦棒也。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爲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猾也。

車輻

棒形如車輻。見上注中。

旌旃

旌者、旌也。旌表賢人之德。旃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旃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旄

旄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綈爲囊。盛印於後。謂劾奏尙其質直。故用布。非劾奏日文明。故用綈。自晉朝已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

印居後。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武冠

文官進賢冠。古緌兒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也。鑾輅衡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鈴謂之鑾。所謂和鑾者也。前有鸞鳥。故謂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或謂爲鑾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騮。戴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駱。戴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驪。戴玄旂。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禮圖。

貂蟬

胡服也。貂者須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兵陣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四直一伯。故云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率其伍以道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績纚衣。常韎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陳

左傳云。兵由火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高宗臨殿策問。員半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第。

武臣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已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衞

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衞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衞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已上陪位散員官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馬周請於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已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已上用銀爲銙。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爲銙。沿至貞觀二年。高祖三品已上以金爲銙。服綠。庶人以鐵爲銙。服白。向下捶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師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勇也。高祖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鞦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鞦以殺之。加之以氈及條。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緋韋短鞦靴。詔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人錦鞦靴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爲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

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禍。

履舃

履者、屨之不帶也。不借、草屨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舃者、以木置履下。乾臘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舃。凡舃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舃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刖人之足。徵諫之也。

廚人襳衣

廚人襳衣。厮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襳衣。前漢董偃綠幘青褠加襳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爲恆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縹紺。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采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已上。皆長三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襚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已上。縌綬之間。施玉環玦。自墨綬已下。縌皆長三尺。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焉。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皆廣一尺六寸。

# 中華古今注卷中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部注凡四十三門

## 皇后太后印綬

太皇太后皇太后綬其制與天子乘輿同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制其赤綬四采赤黃縹紺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三百四十首綴綬玉環缺等已在天子乘輿綬門中見上卷注中

## 冪䍦

冪䍦者唐武德貞觀年中宮人騎馬多著冪䍦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至明慶年百官家口若不乘車便坐檐子至神龍末冪䍦殆絕其冪䍦之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繒帛爲之若便於事非乘車輦及坐檐子卽此制誠非便於時也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効之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也

## 魏宮人長眉蟬鬢

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尙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尙衣能歌舞夜來

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

頭髻

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繫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爲笄。笄以約髮也。居喪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銅爲笄。於兩旁約髮也。爲之髮笄。殷后服盤龍步搖梳流蘇珠翠三服。服龍盤步搖。若侍去梳蘇。以其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周文王又制平頭髻。昭帝又制小鬟雙裙髻。始皇詔后梳凌雲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嬪梳參鸞髻。至漢高祖又令宮人梳奉聖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墮馬髻。靈帝又令梳瑤臺髻。魏文帝令宮人梳百花髻。芙蓉歸雲髻。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廻心髻。歸眞髻。作白粧青黛眉。有恣鬱髻。隋有凌虛髻。祥雲髻。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粧。貞觀中。梳歸順髻。又太眞偏梳朵子作啼粧。又有愁來髻。又飛髻。又百合髻。作白粧黑眉。

冠子朵子扇子

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爲之。插五色通草蘇朵子。披淺黃蔥羅衫。把雲母小扇子。靸蹻鳳頭履。以侍從。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朵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靸金泥飛頭鞋。至隋帝於江都宮水精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插瑟瑟鈿朵。皆垂珠翠。披紫羅帔。把半月雉尾扇子。靸瑞鳩頭履子。謂之仙飛。其後改更寖繁。不可具紀。

## 釵子

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謠言。織女死時。人插白骨釵子白粧。爲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宮人。插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後漢書貴人助簪玳瑁釵。

## 梁冀盤桓釵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 粉

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簫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傳以簫曲終而同上昇。

## 燕脂

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粧。

## 花子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粧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粧。插

通草朶子著短袖衫子。

衫子背子

衫子、自黃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義。故衣裳相連。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背子、隋大業末。煬帝宮人百官母妻等。緋羅蹙金飛鳳背子。以爲朝服及禮見賓客。舅姑之長服也。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並不許貢。

裙襯裙

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絹爲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焉。襯裙隋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爲花籠裙。常侍宴供奉宮人所服。後又於裙上剪絲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褕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宮人披襖子

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綉羅爲之。或以錦爲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鞋子

自古卽皆有謂之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爲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卽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綉鷺

鶖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靸鞋

蓋古之履也。秦始皇常靸望仙鞋。衣聚雲短褐。以對隱逸求神仙。至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脫靸鞋。以絲爲之。今天子所履也。

女人披帛

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奉聖巾。亦曰續壽巾。續聖巾。蓋非參從見之服。

麻鞋

起自伊尹。以草爲之。草屨。周文王以麻爲之。名曰麻鞋。至秦以絲爲之。令宮人侍從著之。庶人不可。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貴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輛。取其和鞋之義。

襪

三代及周著角襪。以帶繫於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綉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鞠。

席帽

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飾。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

去帽戴幞頭巾子幗也。以皁羅爲之。丈夫藤席爲之。骨鞔以縐。乃名席帽。至馬周以席帽油御雨從事。

大帽子

本嵓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詔百官常以立冬日貴賤通戴。謂之溫帽。

搭耳帽

本胡服。以韋爲之。以羔毛絡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皁色爲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又隱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獵遊宴。後賜武臣及內侍從。

烏紗帽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已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幞頭

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皁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以至唐侍中馬周更與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

巾子

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與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證聖二年。則天賜羣臣然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內樣。

汗衫

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縫而不開耳。

半臂

尙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請之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袜肚

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爲之。宮女以綵爲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宮人璧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

褌

褌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褌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可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卽今之褌也。

袴

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帝以綾爲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賜百官水紋綾袴。蓋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則別賜羅紋勝袴。取其曰勝。今太常二人服紫絹袴褶。緋衣。執永纛以舞之。又時黃帝講武之臣。近侍者朱

章袴褶。已下屬於鞋。

布衫

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開胯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禮。見之表。至仕宦皆服之。

袍衫

袍者、自有虞氏卽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皇三品已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爲之。至貞觀年中。左右尋常供奉賜袍。丞相長孫無忌上儀。請於袍上加襴。取象於緣。詔從之。

緋綾袍

舊北齊則長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黃。各從所好。天子多着緋袍。百官士庶同服。隋改江南。天子則曰帢幘。公卿則中褐襦。北朝雜以戎狄之制。北齊貴臣多著黃文綾袍。百官士庶同服之。

被

語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燧銅鏡

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與艾承之。則火出矣。

莫難珠

一名木難珠。色黃。出東夷國也。

程雅問三皇五帝

程雅問董仲舒曰。曷爲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者、五土也。三王者、三明也。五霸者、五岳也。

牛亭問將離草名

牛亭問曰。將離。相贈與芍藥。一名可離。故曰相贈與芍藥。相招召則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屬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歡合。則忘忿也。

程雅問拾攎鬼木

程雅問拾攎鬼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琉毗。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木爲棒。棒煞之。世人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竟。取此木爲器。用以厭却邪鬼。故曰無患也。

牛亭問書契所起

牛亭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爲蒼毫。非爲兎毫。竹管筆也。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孫綽、字興公也。作天台賦。擲地作金聲。孫興公問曰。世稱皇帝鑿峴山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墜地而生草。世名曰龍鬚。有之乎。答曰。非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傳。非也。今草有龍鬚者。江

東亦織爲席。曰西皇母席。可復是西王母騎虎而墮其鬟乎。

牛亭問籍者何云

答曰。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口傳者何云

答曰。傳者以木爲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期信。卽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爲證也。

牛亭問草木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有識乎。曰亡識。問亡識寧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虫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神鬼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 中華古今注卷下

##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龜鱉等部凡八十門

### 雉朝飛

犢木子所作也。齊處士犢。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靈女者。故冠軍陰幷之姊。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靈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

### 別鶴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爲改娶。妻聞之。中夜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飡。後人因爲樂章。

###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讎。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惕然而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 安南王歌

安南小山所作也。南王食求仙。遍禮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南王歌焉。

武溪深

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我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

吳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授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墜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之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蒿

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三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長歌　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人妻。王氏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賢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賢。杞梁、植字也。

董逃歌

後漢遊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規戒。

短簫鐃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動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

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雷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雷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古潤如海。光明皆比太子德賢。故曰重耳。

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唯德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之。魏晉已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世用者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一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

鞞鼓

高辛氏娶于陳豐氏女。制鞞鼓鐘磬塤篪。

問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聞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舜之所造。有琴即

有瑟云。

問女媧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義云何。答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鼇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爲發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釣竿歌

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則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歌詩。今傳爲古曲。

楊鳥

白鷹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

禿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有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

鳧

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矢出用爲藥倍勝者也

鶴

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殺之

猿

五百年化爲玃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出以樹葉覆背上

驢

爲牡則馬爲牝則駏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踦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神鳧

曹眞駃馬

曹眞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兔

口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麞。麞見人懼。謂之章慴。

鹿

青州人謂鹿爲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鷰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鷰鳥。詩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齊人呼爲鳦也。

鴝鵒

一名鳲鳩。一名鵓鴿。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也。

烏

一名孝鳥。一名玄烏燕。白脰烏也。脰烏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雞

一名燭夜。禮云。雞曰翰音。鶤雞赤羽。逸周禮曰。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入獻也。

狗

一名黃耳。犬曰羹獻。

獟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獟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豥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亦曰彘。江東呼爲豬。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豵。

羊

一名髯鬚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羊好能觝觸墻垣。

鵁鶄

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水災。

螢火

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

蝼蛄

一名天蝼。一名螻。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絕人。

蟋蟀

一名秋吟蚿。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一名青蛩。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爲倒掛蝙蝠。食之神仙。

蟛蚏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爲擁劍。一名執火。

長跂

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跂。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爲蠨子。

蠅虎

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一曰蠅虎子。

莎雞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一曰促機。絡緯一曰紡緯。

蚯蚓

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爲蠶蚓。

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蜮蜓

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名曰蠑螈。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蝯。一名綠螈。

蜻蛉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雛。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騅。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爲赤弁丈人。

蛺蝶

一名野娥。一名風蝶。江東人爲之撻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青斑。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紺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爲紺蟘。亦曰童蟘。皆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魚子

魚子曰鱦。亦曰鯤。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鯤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鱣魚。卽今之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謂黑鯉爲玄駒。謂白鯉爲白旗。謂黃鯉爲黃雉。

鱣魚

鱣之大者曰鮪。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已上。江中通出鱣鱣之魚。有一魚狀如鱣小。建平人謂之鮥子。卽此魚也。

蜣蜋

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圜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蛄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蜣蜋一名蛄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

蝸牛

陵螺也。形如蜬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爲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子舍。蝸殼婉轉有文章。絞縛爲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曰結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魟。一曰魦。或曰魟雄。又曰魦魚子。好羣浮水上者曰白萍。

蝦蟇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大。而尾脫脚生也。

烏賊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悉逃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鯢。大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居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河際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鼻似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名

玄衣督郵。又龜名十號。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拯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擇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大凡物含異氣。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龜由火鼠耳。千歲之龜。常有白氣而起耳。

鱉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青衣魚。爲婢鱓魚。爲童子魚。爲土父鱉。一名河伯使者。

草虫

結草虫一名結草。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鶐鶋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卽凶也。

程雅問蚤

蚤爲天蝨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大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幷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絕轡而去之父所。父鬻家有故。乘之而還。駿馬見女輒怒而奪父。擊之。父怪而密問其女。女具以寔答。父乃射煞馬。曝皮於庭所。女以足蹙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蹶然起。抱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續蚤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蚤。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謂蚤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

程雅問龜

問曰。靈龜五色知吉凶。何也。答曰。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陽。知存亡吉凶。千歲遊於蓮之上。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藻著下。南方人以龜支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牛亭問蟬

問蟬曰。齊女何也。答曰。昔齊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爲齊女焉。

牛亭問蟻

玄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與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玄駒也。

玄晏先生問鳳

問曰。鳳爲羣鳥之王。有之乎。答曰。非也。鳳、瑞應之鳥也。其雌曰凰。雞頭蛇頸鸛頷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之異也。出則爲祥。非常見之鳥也。人自敬之。與鳥別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資暇集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

G一四三一上